

諸子集成

新語 ● 法言
論衡 ● 申鑒
潜夫論

欽定四庫全書
諸子集成
PDG

諸子集成

秦元悟題

⑨

新語●法言
論衡●申鑒
潛夫論

岳麓書社

新

语

汉
陆
贾
撰

目 次

道基第一.....	1
术事第二.....	3
辅政第三.....	4
无为第四.....	4
辨惑第五.....	5
慎微第六.....	6
资质第七.....	8
至德第八.....	9
怀虑第九.....	10
本行第十.....	11
明诚第十一.....	12
思务第十二.....	13



新刊《新语》序

汉班固论刘向父子所校书为《艺文志》。又即歆所奏《七略》中序六艺为九种。首之以儒家者流，称其出于司徒之官，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宗师仲尼以重其言，虽未必尽然，要亦有近似者矣。书凡五十三家，而陆贾《新语》十二篇实存焉。予读其书，信固之知言，又叹司马迁之雄于文也。

迁《传》：贾拜大中大夫，时时前说称《诗》、《书》。高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。”贾曰：“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乎？汤、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极武而亡；秦任刑法不变，卒灭赵氏。乡使秦以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”帝有惭色，谓贾曰：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贾凡著十二篇，今其书不下数千言，而其要旨不越迁数言。于是乎知迁之雄于文，序事核而明可指也。

然迁尚豪侠，喜纵横，而称其固辨士，固稍知重儒术。既列其书于儒，又赞其身名俱荣，为优于酈娄建通辈，贾亦有以自致之哉？故知人不可以无所见，有所见，必不能掩矣。先儒议其逆取顺守之说，及秦虽行仁义，不可及者。秦汉辨士，岂足及此？要之亦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。其书亦不复见此论，岂迁以己见文饰其说而致然欤？若其两使南粤，调和平、勃以平诸吕，自为大有功于汉，其识见议论，非惟椎埋屠狗之辈所不及，而一时射利贾友采芝绵蕞之徒，亦岂可企哉？其书所论亦正，且多崇俭尚静等语，似亦有启文、景、萧、曹之治者，但无段落条理，如先儒所论贾谊之失，自是当时急于论事，动人主听，不暇精择浑融。观迁谓其每奏一篇，帝辄称善，其称《新语》，又出于他人，可见其随时论奏，非若后世之著述，次第成一家言也。其所分篇目，则固所称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奏之者，必非其所自定。然其言既与迁《传》合，而篇次至于今不讹，且雄伟粗壮，汉中叶以来所不及，其为真本无疑。秦、汉之书，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，良亦鲜哉！

方今承平既久，文章炽兴，有识者或病其过于细而弱也，故往往搜秦、汉之佚书而梓之。然辨鉴未精，以伪为真，则害道坏教，亦有之矣。予窃病焉，适过桐乡，访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阳李君梓是书见视。予素闻李君学博意诚，履朴守谦而敏于政事。今观是，益可见其见之明而择之精也。乐书诸其首。君名廷梧，字仲阳，以己未进士来已二年，此又仕优而学之一端云。

皇明弘治壬戌岁日长至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华亭钱福序

道基第一

传曰：“天生万物，以地养之，圣人成之。”功德参合，而道术生焉。故曰：张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时，调阴阳，布气治性，次置五行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阳生雷电，阴成霜雪，养育群生，一茂一亡，润之以风雨，曝之以日光，温之以节气，降之以殒霜，位之以众星，制之以斗衡，苞之以六合，罗之以纪纲，改之以灾变，告之以祯祥，动之以生杀，悟之以文章。故在天者可见，在地者可量，在物者可纪，在人者可相；故地封五岳，画四渎，规洿泽，通水泉，树物养类，苞植万根，暴形养精，以立群生，不违天时，不夺物性，不藏其情，不匿其诈；故知天者仰观天文，知地者俯察地理；跛行喘息，蛸飞蠕动之类，水生陆行，根著叶长之属，为宁其心而安其性，盖天地相承，气感相应而成者也。

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图画乾坤，以定人道。民始开悟，知有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夫妇之道，长幼之序。于是百官立，王道乃生。民人食肉饮血，衣皮毛。至于神农，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。乃求可食之物，尝百草之实，察酸苦之味，教民食五谷。天下人民野居穴处，未有室屋，则与禽兽同域。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，筑作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避风雨。民知室居食谷，而未知功力。于是后稷乃列封疆，画畔界，以分土地之所宜，辟土殖谷，以用养民，种桑麻，致丝枲，以蔽形体。

当斯之时，四渎未通，洪水之害，禹乃决江疏河，通之四渎，致之于海。大小相引，高下相受，百川顺流，各归其所。然后人民得去高险，处平土。川谷交错，风化未通，九州绝隔，未有舟车之用，以济深致远。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，因直为辕，驾马服牛，浮舟杖楫，以代人力。铄金镂木，分苞烧殖，以备器械。于是民知轻重，好利恶难，避劳就逸。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，县赏设罚，异是非，明好恶，检奸邪，消佚乱。民知畏法，而无礼义。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，以正上下之仪，明父子之礼，君臣之义。使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弃贪鄙之心，兴清洁之行。

礼义独行，纲纪不立，后世衰废。于是后圣乃定《五经》，明“六

艺”。承天统地，穷事缺一字微，原情立本，以绪人伦，宗诸天地，缺一字修篇章，垂诸来世，被诸鸟兽，以匡衰乱，天人合策，原道悉备，智者达其心，百工穷其巧，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，设钟鼓歌舞之乐。以节奢侈，正风俗，通文雅。后世淫邪，增之以郑、卫之音，民弃本趋末，技巧横出，用意各殊，则加雕文刻镂，传致胶漆丹青、玄黄琦玮之色，以穷耳目之好，极工匠之巧。

夫驴骡骆驼，犀象瑇瑁，琥珀珊瑚，翠羽珠玉，山生水藏，择地而居，洁清明朗，润泽而濡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缁，天气所生，神灵所治，幽闲清静，与神浮沉，莫之效力为用，尽情为器。故曰圣人成之。所以能统物通变，治情性，显仁义也。

夫人者宽博浩大，恢廓密微，附远宁近，怀来万邦。故圣人怀仁仗义，分明纤微，忖度天地，危而不倾，佚而不乱者，仁义之所治也。行之于亲近，而疏远悦；修之于闺门之内，而名誉驰于外。故仁无隐而不著，无幽而不彰者。虞舜蒸蒸于父母，光耀于天地；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，功美垂于万代；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，累世享千乘之爵；知伯仗威任力，兼三晋而亡。是以君子握道而治，缺一字德而行，席仁而坐，仗义而强。虚无寂寞，通动无量。故制事因短，而动益长，以圆制规，以矩立方。圣人王世，贤者建功。汤举伊尹，周任吕望，行合天地，德配阴阳，承天诛恶，克暴除殃，将气养物，明缺一字设光，耳听八极，目睹四方，忠进谗退，直立邪亡，道行奸止，不得两张，缺一字本理，杜渐消萌。夫谋事不并仁义者，后必败；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，后必崩。故圣人防乱以经艺，工正曲以准绳。德盛者威广，力盛者骑众。齐桓公尚德以霸，秦二世尚刑而亡。故虐行则怨积，德布则功兴。百姓以德附，骨肉以仁亲，夫妇以义合，朋友以义信，君臣以义序，百官以义承。曾闵以仁成大孝，伯姬以义建至贞。守国者以仁坚固，佐君者以义不倾。君以仁治，臣以义平。乡党以仁恂恂，朝廷以义便便，美女以贞显其行，烈士以义彰其名。阳气以仁生，阴节以义降，鹿鸣以仁求其群，关雎以义鸣其雄，《春秋》以仁义贬绝，《诗》以仁义存亡，乾坤以仁和合，八卦以义相承，《书》以仁叙九族，君臣以义制忠，《礼》以仁尽节，《乐》以礼升降。仁者道之纪，义者圣之学。学之者明，失之者昏，背之者亡。陈力就列，以义建功，师旅行阵，德仁为固，仗义而强，调气养性，仁者寿长；美才次德，义者行方。君子以义相褒，小人以利相欺；愚者以力相乱，贤者以义相治。《谷梁传》曰：“仁者以治亲，义者以利尊。万世不乱，仁义之所治也。”

术事第二

善言古者合之于今，能述远者考之于近。故说事者，上陈五帝之功，而思之于身；下列桀、纣之败，而戒之于己。则德可以配日月，行可以合神灵。登高及远，达幽洞冥。听之无声，视之无形。世人莫睹其兆，莫知其情，校修《五经》之本末，道德之真伪，既缺一字其意，而不见其人。

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，以今之作者为轻。淡于所见，甘于所闻，惑于外貌，失于中情。圣人贵宽，而世人贱众。五谷养性，而弃之于地；珠玉无用，而宝之于身。故舜弃黄金于崑崙之山，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，将以杜淫邪之欲，绝琦玮之情。

道近不必出于久远，取其至要而有成。《春秋》上不及五帝，下不至三王，述齐桓、晋文之小善，鲁之十二公，至今之为政。足以知成败之效，何必于三王！故古人之所行者，亦与今世同；立事者不离道德，调弦者不失宫商。天道调四时，人道治五常；周公与尧、舜合符瑞，二世与桀、纣同祸殃。文王生于东夷，大禹出于西羌，世殊而地绝，法合而度同。故圣贤与道合，愚者与祸同。怀德者应以福，挟恶者报以凶，德薄者位危，去道者身亡。万世不易法，古今同纪纲。

故良马非独骐驎，利剑非惟干将，美女非独西施，忠臣非独吕望。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，有剑而无砥砺之功，有女而无芳泽之饰，有士而不遭文王，道术蓄积而不舒，美玉韞匱而深藏。故怀道者须世，抱朴者待工。道为智者设，马为御者良，贤为圣者用，辩为智者通，书为晓者传，事为见者明。故制事者因其则，服药者因其良。书不必起仲尼之门，药不必出扁鹊之方，合之者善可以为法，因世而权行。

故性藏于人，则气达于天。纤微浩大，下学上达。事以类相从，声以音相应。道唱而德和，仁立而义兴。王者行之于朝，匹夫行之于田。治末者调其本，端影者正其形。养其根者则枝叶茂，志气调者即道冲。故求远者不可失于近，治影者不可忘其容。上明而下清，君圣而臣忠。或图远而失近，或道塞而路穷。季孙贪颛臾之地，而变起于萧墙之内。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，谋事者不可不尽忠。故形立则德散，佞用则忠亡。《诗》云：“式讹尔心，以蕃万邦。”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国治，此之谓也。

辅政第三

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，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；自处不安则坠，任杖不固则仆。是以圣人居高处上，则以仁义为巢；乘危履倾，则以贤圣为杖。故高而不坠，危而不仆者。

尧以仁义为巢，舜以禹、稷、契为杖，故高而益安，动而益固。然处高之安，乘克让之敬，德配天地，光被四表，功垂于无穷，名传于不朽。盖自处得其巢，任杖得其材也。

秦以刑罚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；以赵高、李斯为杖，故有倾仆跌伤之祸。何哉？所任非也。

故杖圣者帝，杖贤者王，杖仁者霸，杖义者强，杖谗者灭，杖贼者亡。故怀刚者久而缺，持柔者久而长；躁疾者为厥速，迟重者为常存；尚勇者为悔近，温厚者行宽舒；怀促急者必有所亏，柔懦者制刚强。小慧者不可以御大，小辩者不可以说众；商贾巧为贩卖之利，而屈为贞良；邪臣好为诈伪，自媚饰非，而不能为公方，藏其端巧，逃其事功。

故智者之所短，不如愚者之所长。文公种米，曾子驾羊，相士不熟，信邪失方。察察者有所不见，恢恢者何所不容；朴直者近忠，便巧者近亡。

君子远荧荧之色，放铮铮之声，绝恬美之味，疏噬呕之情，天道以大制小，以重颠轻。以小治大，乱度干贞。谗夫似贤，美言似信，听之者惑，观之者冥。故苏秦尊于诸侯，商鞅显于西秦。世无贤智之君，孰能别其形。故尧放驩兜，仲尼诛少正卯。甘言之所嘉，缺一字不为之倾。惟尧知其实，仲尼见其情。故干圣王者诛，逼贤君者刑；遭凡王者贵，触乱世者荣。郑儋亡齐而归鲁，齐有九合之名，而鲁有乾时之耻。夫据千乘之国，而信谗佞之计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众邪合党，以回人君，邦危民亡，不亦宜乎。

无为第四

夫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虞舜治天下，弹

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民之心，然天下治。周公制作礼乐，郊天地，望山川，师旅不设，刑格法悬。而四海之内，奉供来臻，越裳之君，重译来朝。故无为也。有谏乃无为也。

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，以敛奸邪；筑长城于乍境，以备胡越；征大吞小，威震天下；将帅横行，以服外国。蒙恬讨乱于外，李斯治法于内。事逾烦天下逾乱，法逾滋而奸逾炽，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。秦非不欲为治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暴众，而用刑太极故也。

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，行中和以统远。民畏其威而从其化，怀其德而归其境，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。民不罚而畏罪，不赏而欢悦，渐渍于道德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。夫法令者，所以诛恶，非所以劝善。故曾、闵之孝，夷、齐之廉，岂畏死而为之哉！教化之所致也！故曰尧、舜之民可以屋而封，桀、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，教化使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湿，近山之土燥，以类相及也。故山川出云雨，丘阜生缺一字气。四渎东流，百川无不从，小者从大，少者从多。夫王者之都，南面之君，百姓之所取法。缺二字举措动作，不可失法则也。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后母，出居于郑，而下多叛其亲；秦始皇骑奢，靡丽好作，高台榭，广宫室，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，莫不仿之；设房闼，备厩库，缮雕琢刻画之好，博玄黄琦玮之色，以乱制度；齐桓公好妇人之色，妻姑姊妹，而国中多淫于骨肉；楚平王奢侈纵恣，不能制下检民以德，增驾百马而行，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，明不可及，于是楚国逾奢，君臣无别。故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也；王者尚武于朝，缺一字农夫缮甲于田。故君之御下民，奢侈者则应之以俭，骄淫者则统之以理。未有上仁而下残，上义而下争者也。孔子曰：“移风易俗。”岂家至之哉！先之于身而已矣。

辨惑第五

夫举事者，或为善而不称善，或不善而称善者何？视之者谬，而论之者误也。故行或合于世，或顺于耳，斯乃阿上之意，从上之旨，操直而乖方，怀曲而合邪，因其刚柔之势，为作纵横之术，故无忤逆之言，无不合之义者。昔哀公问于有若，曰：“年饥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！”盖损上而归之于下，则忤于耳而不合于意，遂逆而不用也。此所谓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。有若岂不知阿哀公之意，为益国之义哉！夫君子直道而行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，言不

为苟容，虽无功于世，而名足称也。虽言不用于国家，而举措之言可法也。

故殊于世俗，则身孤于士众。夫邪曲之相衔，枉桡之相错，缺一字直敌不得容其间；谄佞之相扶，谗口之相誉，无高而不可上，无深而不可往者何？以当背众多，而辞语谐合。夫众口之毁誉，浮石沉木，群邪所抑，以直为曲。视之不察，以白为黑，夫曲直之异形，白黑之异色，乃天下之易见也，然自谬也。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，众邪误之矣。至如秦二世之时，赵高驾鹿而从行。王曰：“丞相何为驾鹿？”高曰：“马也。”王曰：“丞相误也，以鹿为马。”高曰：“陛下以臣言不然，愿问群臣。”臣半言鹿，半言马。当此之时，秦王不能自信其目，而从邪臣之说。夫马、鹿之异形，众人所知也，然不能分别是非也，况于暗昧之事乎！《易》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义断金。”群党合意，以倾一君，孰不移哉！

昔人有与曾子同姓，亦名参。有人告其母：“参杀人。”母织如故。有人复来告，如是者三。曾子母乃投杼逾垣而去。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杀人也，言之者众，夫流言之并至，虽真圣不敢自安，况凡人乎！

鲁定公之时，与齐侯会于夹谷。孔子行相事，两君升坛，两相处下，两相欲揖，君臣之礼，济济备焉。齐人鼓噪而起，欲执鲁公。孔子历阶而上，不尽一等而立，谓齐侯曰：“两君合好，以礼相率，以乐相化。臣闻嘉乐不野合，牺象之荐不下堂。夷狄之民何求为？”命司马请止之。定公曰：“诺。”齐侯逡巡而避席，曰：“寡人之过。”退而自责大夫，罢会。

齐人使优旃儻于鲁公之幕下傲戏，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。孔子叹曰：“君辱臣当死。”使司马行法斩焉，首足异门而出。于是齐人惧然而恐，君臣易操，不安其故行。乃归鲁四邑之侵地，终无乘鲁之心。邻缺一字振动，人怀向鲁之意。强国骄君，莫不恐惧，邪臣佞人，变行易虑，天下之政，缺二字而折中。而定公拘于三家，陷于众口，不能卒用孔子者，内无独见之明，外惑邪臣之党，以弱其国而亡其身，权归于三家，邑土单于疆，无以制其刚。《诗》云：“有斧有柯。”言何以治之也。

慎微第六

夫建大功于天下者，必先修于闺门之内；垂大名于万世者，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负鼎，屈于有莘之野，修达德于草庐之下，

躬执农夫之作，意怀帝王之道，身在衡门之里，志图八极之表。故释负鼎之志，为天子之佐，克夏立商，诛逆征暴，除天下之患，辟残贼之类，然后海内治，百姓宁。曾子孝于父母，昏定晨省，调寒温，适轻重，勉之于糜粥之间，行之于衽席之上，而德美重于后世。此二者修之于内，著之于外，行之于小，显之于大。

颜回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之中，人不堪其忧。齐夫用人若彼，失人若此。然定公不觉悟，信季孙之计，背贞臣之策，以获拘弱之名，而丧丘山之功，不亦惑乎？故邪臣之蔽贤，犹浮云之障日月也。非得神灵之化，罢云霁翳，令归山海，然后乃得睹其光明，暴天下之濡湿，照四方之晦冥。

今上无明王圣主，下无贞正诸侯、诛锄奸臣贼子之党，解释凝滞，纒纒之结；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乱，众邪在位，政道隔于王家；仁义闭于公门，故作《公陵之歌》，伤无权力于世，大化绝而不通，道德施而不用。故曰：“无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”已矣。

夫言道因权而立，德因势而行。不在其位者，则无以齐其政；不操其柄者，则回也不改其乐。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。夫力学而诵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凡人所能为也。若欲移江河，动太山，故人力所不能也。如调心在己，背恶向善，不贪于财，不苟于利，分财取寡，服事取劳，此天下易知之道，易行之事也，岂有难哉！若造父之御马，羿之用弩，则所谓难也。君子不以其难为之也，故不知以为善也，绝气力，尚德也。

夫目不能别黑白，耳不能别清浊，口不能言善恶，则所谓不能也。故说道者易见晓，所以通凡人之心，而达不能之行。道者人之所行也，夫大道履之而行，则无不能，故谓之道。孔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。”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言颜渊道施于世而莫之用。由人不能怀仁行义，分别纤微，忖度天地。乃苦身劳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，弃二亲，捐骨肉，绝五谷，废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背天地之实，求不死之道，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。

若汤、武之君，伊、吕之臣，因天时而行罚，顺阴阳而运动，上瞻天文，下察人心，以寡服众，以弱制强，革车三百，甲卒三千，征敌破众，以报大讎，讨逆乱之君，绝烦浊之原。天下和平，家给人足，匹夫行仁，商贾行信，齐天地，致鬼神，河出图，洛出书。因是之道，寄之天地之间，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！

夫播布革，乱毛发，登高山，食木实，视之无优游之容，听之无仁义之辞，忽忽若狂痴，推之不往，引之不来，当世不蒙其功，后代不见

其才，君倾而不扶，国危而不持，寂寞而无邻，寥廓而独寐，可谓避世，非谓怀道者也。故杀身以避难，则非计也；怀道而避世，则不忠也。是以君子居乱世，则合道德，采微善，绝纤恶，修父子之礼，以及君臣之序，乃天地之通道，圣人之所以不失也。故隐之则为道，布之则为文，《诗》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辞，矫以雅僻，砥砺纯才，雕琢文邪，抑定狐疑，道塞理顺，分别然否，而情得以利，而性得以治，绵绵漠漠，以道制之，察之无兆，遁之恢恢，不见其行，不睹其仁，湛然未悟，久之乃殊，论思天地，动应枢机，俯仰进退，与道缺二字，藏之于身，优游待时，故道无废而不兴，器无毁而不治。孔子曰：“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。”言德行而其下顺之矣。

资质第七

质美者，以通为贵；才良者，以显为能。何以言之？夫榱桷豫章，天下之名木，生于深山之中，产于溪谷之傍，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，仆则为万世之用。浮于山水之流，出于冥冥之野，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。因于斧斤之功，舒其文彩之好。精悍直理。密致博通，虫蝎不能穿，水湿不能伤；在高柔软，入地坚强；无膏泽而光润生，不克画而文章成；上为帝王之御物，下则赐公卿。庶贱不得以备器械，闭绝以关梁。及隘于山阪之阻，隔于九岫之堤，仆于嵬崔之山，顿于窅冥之溪。树蒙笼蔓延而无间，石崔嵬嶙峋而不开，广者无舟车之通，狭者无步担之蹊，商贾所不至，工匠所不窥，知者所不见，见者所不知，功弃而德亡，腐朽而枯伤，转于百仞之壑，惕然而独僵。当斯之时，不知道傍之枯杨。嶮嶮诘屈，委曲不同，然生于大都之广地，近于大匠之名工，则材器制断，规矩度量，坚者补朽，短者续长。大者治罇，小者治觴，饰以丹漆，黻以明光，上备太牢，春秋礼庠，褒以文采，立礼矜庄，冠带正容，对酒行觴，卿士列位，布陈宫堂，望之者目眩，近之者鼻芳，故事闭之则绝，次之则通，抑之则沉，兴之则扬。处地榱桷，贱于枯杨。德美非不相绝也，才力非不相悬也，彼则槁枯而远弃，此则为宗庙之器者，通与不通亦如是也。夫穷泽之民，据犂鬲报之士，或怀不羁之才，身有尧、舜、皋陶之美，纲纪存乎身，万世之术藏于心，然身不用于世者，缺二字之通故也。夫公卿之子弟，贵戚之党友，虽无过人之才，然在尊重之位者，辅助者强，饰之者巧，靡不达也。昔扁鹊居宋，得罪

于宋君，出亡之卫。卫人有病将死者，扁鹊至其家，欲为治之。病者之父谓扁鹊曰：“吾子病甚笃，将为迎良医治，非子所能治也。”退而不用。乃使灵巫求福请命，对扁鹊而咒，病者卒死，灵巫不能治也。夫扁鹊天下之良医，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，知与不知也。故事求远而失近，广藏而狭弃，斯之谓也。昔宫之奇为虞公画计，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，而不假之夏阳之道，岂非金石之计哉？然虞公不听者，惑于珍怪之宝也。鲍丘之德行，非不高于李斯、赵高也，然伏隐于嵩庐之下，而不录于世，利口之臣害之也。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、恶之为恶，莫不知学问之有益于己、息戏之无益于事也，然而为之者，情欲放溢，而人不能胜其志也。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，近贤以自辅，然贤圣或隐于田里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，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，则闭塞之讥归于君。闭塞之讥归于君，则忠贤之士弃于野。忠贤之士弃于野，则佞臣之党存于朝。佞臣之党存于朝，则下不忠于君。下不忠于君，则上不明于下。上不明于下，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。

至德第八

夫欲建国强威、辟地服远者，必得之于民；欲立功兴誉、垂名流光、显荣华者，必取之于身。故据万乘之国，持百姓之命，苞山泽之饶，主士众之力，而功不在于身、名不显于世者，乃统理之非也。天地之性，万物之类，僮道者众归之，恃刑者民畏之；归之则附其侧，畏之则去其域。故设刑者不厌轻，为德者不厌重，行罚者不患薄，布赏者不患厚，所以亲近而致疏远也。夫形重者则身劳，事众者则心烦；心烦者则刑罚纵横而无所立，身劳者则百端回邪而无所就。

是以君子之为治也，块然若无事，寂然若无声，官府若无吏，亭落若无民，闾里不讼于巷，老幼不愁于庭，近者无所议，远者无所听，邮驿无夜行之吏，乡闾无夜名之征，犬不夜吠，乌不夜鸣，老者息于堂，丁壮者耕耘于田，在朝者忠于君，在家者孝于亲；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，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；然后贤愚异议，廉鄙异科，长幼异节，上下有差，强弱相扶，小大相怀，尊卑相承，雁行相随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岂恃坚甲利兵，深刑刻法，朝夕切切而后行哉？

昔晋厉、齐庄、楚灵、宋襄秉大国之权，杖众民之威，军师横出，陵轶诸侯，外骄敌国，内克百姓，邻国之讎结于外，臣下之怨积于内。而